

柳琴戏

捆被套

徐州市柳琴剧团记录

宋 詞 整 理

上海文化出版社

前 記

“捆被套”又名“对厢房”，是柳琴戲的傳統剧目之一。

故事發生在科举制度盛行的时代，產生无数秦香蓮式的悲剧的社会里。一对新婚七天的夫妻，正赶上大比之年，京城出了皇榜，讓举子前去应试。追求功名富貴的丈夫，夢想脫下藍衫換大紅，拋却妻子，一心要進京趕考；要求幸福生活的妻子，在新婚美滿的日子里，希望愛情不被破坏，不放丈夫進京趕考。一个要走，一个要留，在走与留的矛盾中，表現出一个妇女的正义的呼声，善良的願望，和对科举制度人道的抨击。

但是老戲里沒有留佳，丈夫終于去了。

我曾多次在農民的身旁看这个戲的原始演出，从農民的反映里使我找到了这个戲所要表現的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无数妇女（主要是農村妇女）所求遲延和解决由于残酷的科举制度所造成的總計在婚姻上的悲剧命

這。

既然是千千万萬婦女們的正切願望，在整理時我讓她們的願望勝利了——妻子最後留住了丈夫，喜劇結束了。

也許有人說這樣改違反了歷史真實，也許有人說宣揚了老婆拖男人后腿。表示感情至上的思想，那就讓這個戲再回到觀眾中去考驗吧！

宋一河 1957 年 3 月 26 日南京

捆 被 套

（柳琴戲）

人物：張文生 郭素珍 張玉花

（郭素珍上）

郭素珍：（唱）紅日高高照廂房，
滿院鮮花扑鼻子香。
相公清晨上學堂，
我在房中綉鴛鴦。
瓜不離秧，孩不離娘，
小兩口分離一時想得慌；
新娶的媳婦兩頭忙，
又想女婿又想娘，
到娘家，想女婿，
到婆家，想親娘，
比一比、量一量，
見了俺的小女婿俺就不想娘。
見了俺的小女婿俺就不想娘。
搬一把椅子窗下坐。（綉花）

張玉花：（內唱）前院里來了張玉花。

（張玉花上）

張玉花：（唱）一對斑鳩屋檐下落，
嘴對嘴來緊緊挨着；
這一個好比俺嫂嫂，
那一個好比俺哥哥；
看得玉花紅了臉，
十七八歲的閨女不看這個，
不看這個。
嫂嫂過門七天整，
想不到京城開了科，
哥哥要進京去趕考，
到廂房去對嫂嫂說，
手拍門環低聲叫……

且慢！想俺嫂嫂才過門七天，他們小兩口好得那個勁呀！可說不出來啦！我不免站在門口冒充俺哥哥回房，要笑要笑她！

（接唱）站在門外裝哥哥。（學男子的腔調）
娘子，開門來！

郭素珍：（唱）穿針走線正挑花，
忽听門外叫奴家，
听声音不像哪一個，

張玉花：娘子，開門來！

郭素珍：（唱）好象佳相公放學轉回家。
來了！來了！（開門）

雙扇子門單扇子開，
留着一扇遮我的懷，
為什麼俺把懷遮上，
還恐怕相公帶着窩兒來。
走上前來親親熱熱叫了一聲……

（二人直下面）

張玉花：（頑皮地）嫂嫂，叫什麼？叫什麼？

郭素珍：（羞澀地）兒子頭！

（唱）你不學好來要學壞！

張玉花：嫂嫂！

（素珍在唱）

張玉花：好嫂嫂！妹妹給你鬧着玩哩！我給你陪個禮！

郭素珍：（笑）妹妹。

郭素珍：（唱）姑嫂在門外耍笑玩。

張玉花：（唱）姑嫂在門外耍笑玩，
手挽手兒進廚房。

郭素珍：（唱）洋巾拂拂椅上的灰塵土，
不要污了妹妹的新衣裳。

張玉花：（唱）黃毛丫頭下廚房，
粗布衣裳不怕髒。

郭素珍：妹妹穿得好！

張玉花：嫂嫂穿得好！你看，上身綢，下身緞，还綉着个花花大牡丹。

郭素珍：你我坐下講話吧。

張玉花：嫂嫂！适才我在前堂得知一事，这个事兒可有点叫我不好出口。

郭素珍：为何不好出口？

張玉花：說出來怕嫂嫂你要伤心！

郭素珍：俺不会伤心。

張玉花：怕你哭！

郭素珍：俺不好哭。

張玉花：我說嫂嫂，你可不要哭呀！

（唱）我在前堂得一信，
說与嫂嫂郭素珍。
东京汴梁开科选，
天下举子進京門，
俺哥哥南学知道了，
上京赶考要动身。
前堂稟过咱母親，
我說嫂嫂！

您夫妻就要离分！

您夫妻就要离分！

郭素珍：这话当真？

張玉花：哪個還哄你嗎！

（張玉花哭）

張玉花：別哭！別哭！

郭素珍：誰哭啦？

張玉花：沒有哭，眼裡包着一包水哩！

郭素珍：（唱）聽說相公要离家，

渾身發涼心亂如麻；

偷偷擦去兩滴泪，

小妹妹看見她要笑話。

妹妹！咱母親怎樣言講？

張玉花：咱娘說啦：苦不問少事；叫俺哥回到房裏同你商量。

郭素珍：給俺商量不商量還不是一樣，他要走就走唄！

張玉花：你別嘴硬，你的心事我還猜不透么？

（唱）哥上京城去趕考，

嫂在家中无依靠；

哥上京城去求名，

嫂在家中守孤灯；

哥上京城去求官，

嫂在家中受孤單；

哥上京城不還鄉，

嫂在家中受淒涼；

年少的夫，年少的妻，
少年的夫妻不能分离；
叫嫂嫂，

你把俺哥哥来留住，
把哥哥留在家里！
把哥哥留在家里！

郭素珍：我就能留得住了吗？我不留他！

(唱)你哥哥上京去赶考，
我在家中不想他。
妹妹今年正十八。
打过新春要出嫁。
花花大轿抬到门，
谁送你上轿到婆家？
新媳妇三天要回门，
谁去接你回娘家？
要是受了婆婆气，
要是挨了丈夫打，
娘家无人去出气，
谁叫你哥哥不在家？

叫妹妹！

你来留住他，
留住他不能换家！
留住他不能离家！

張玉花：你都留不住，我還能留得住嗎？你不留他。我才不留他吶！（要索）

郭素珍：妹妹……

張玉花：上廚房準備酒飯，給俺哥哥送行。

郭素珍：（拉住張玉花）好妹妹，你想個主意！

張玉花：想什麼？你不想他，我更不想他。

郭素珍：（急了）妹妹，你……

張玉花：啊！

郭素珍：噯！

張玉花：啥事呀？

郭素珍：（害羞地）我這心事你不是知道么！

（上郭素珍）

張玉花：（唱）叫嫂嫂別心急，

妹妹乃你想主意！

咱們房中定一計，

管叫他東京汴梁不能去。

郭素珍：你快講呀！

張玉花：你附耳上來！

（二人低語）

郭素珍：我記下了。

張玉花：能留住不能留住，就看嫂嫂你啦！

（唱）八月十五開科考。

今天七月二十一，

只要今天走不了，
明日動身誤考期。

郭素珍：我記下了。

張玉花：（唱）玉花回到前院去。（下）

郭素珍：（唱）素珍還回廂房里。

（素珍回房悉心綉花，等丈夫回來）

（張文生上）

張文生：（唱）讀書人，苦用功，
燈光下，念五經，
夜夜念書到三更，
念書念的喉嚨腫，
寫字累的兩膀疼，
兩膀疼痛難扎淨，
盼只盼三場得中，
脫藍衫換上大紅。

回到家中別娘子，去至京城求功名。來此
已是廂房門口，待我叫門。娘子！開門來！

郭素珍：哪個叫門呀？

張文生：我的聲音你都聽不出來了嗎？

郭素珍：你是誰呀？

張文生：我是你的那一日子！

郭素珍：是俺那一日子回來了。你是真的呀還是
假的？

張文生：哪里还有个假的么？

郭素珍：來了。（開門）

（唱）我这里，把門开。

看見相公站門外，

門外是俺的相公來到，

我好比小西瓜咕咕嚕嚕走出門來。

走上前拉住相公寫字的手，

相公你來啦？

張文生：來了。

郭素珍：隨為妻廟房叙話！

張文生：娘子請！

郭素珍：來呀！

（夫妻攜手進房）

張文生：（唱）俺夫妻二人進門來。

郭素珍：（唱）左脚踏，右脚踏，

郭素珍：（唱）綉花鞋緊靠丈夫的云字鞋。

張文生：（唱）小夫妻多恩愛，

郭素珍：（唱）陰陽老沒把咱錯配开。

張文生：（唱）左脚踏，右脚踏，

郭素珍：（唱）我給他丈夫般般高！

張文生：你沒有我高！

郭素珍：你看我沒有你高么？

張文生：你看也沒有我高！

郭素珍：比你高！比你高！比你高……

張文生：就算比我高。

郭素珍：（唱）小夫妻，多和好，
陰陽老陰把咱錯配了。

郭素珍：相公請坐！

張文生：娘子請坐！

（夫妻對坐）

郭素珍：我說相公，你清早起來的飯可曾吃過？

張文生：吃過啦！

郭素珍：晌午飯呢？

張文生：晌午飯不到。

郭素珍：清早起的飯吃過，晌午飯不到，你為何不在南學攻書？……想俺沒過門的時候，聽說你在南學念書象吃苦的一般，自從我過門來啦，你在南學念書也念不下去啦：好有一比，象小老鼠鑽家一樣，你是去啦來啦，來啦去啦！這不叫鑽兄窗弟耻笑你么？

張文生：你說我回家來看你的？

郭素珍：你不是家來看我的么？

張文生：唉！

郭素珍：為何唉聲嘆氣？

（唱）你每天進房來歡天喜地，

哪一陣西北風吹來的面帶愁容？

想是師父嫌咱的禮節少？

想是師母嫌咱的米面輕？

還是少簪，還是少篋？

還是大學生欺壓你这小學生？

你要說來你要講，

不要嘔出病來叫我心疼。

張文生：娘子哪里知道，是我在南學攻書，听人言講，縣城出了皇榜，東京大開考場，选拔天下才子；为夫受尽十年寒窗苦，求得金榜題名時；前來辭別娘子，与我拾搭行囊被套，路費盤用，我要進京趕考。

郭素珍：可曾稟過母親？

張文生：前堂見過母親。咱母親說：老不問少事，任憑咱們小夫妻作主。

郭素珍：何時動身？

張文生：八月十五開考場，今天七月二十一；東京路遠，咱家沒有驢子沒有馬，与當兒合雇了一輛車，說走就走，今天就要离家。

郭素珍：相公呀！

（唱）听说相公要动身。

手指东京罵骨君！

为什么年前不开鑾花場？

为什么前年不开考場門？

前年开了鑾花場，

我在娘家等几春；

前年开了鑾花場，

我在娘家沒过門；

我过門剛剛七天正，

一脚就蹬开了虎头門。

張文生：住了，住了！你怎么說是虎头門呢？

郭素珍：不是虎头門是什么門？

張文生：虎头門乃是鉄牢門；这是考場門！

郭素珍：我偏說是虎头門！

張文生：考場門！

郭素珍：（唱）說什麼这是考場門，

叫我看它比那牢門还紧上三分！

張文生：娘子不必恨天怨地！我進京赶考，要是得中，多則一年，少則半載，我就还家來了！

郭素珍：你要不得中呢？

張文生：不得中回來得快，不过一兩個月的光景，我就轉回來了。

郭素珍：（禱告）老天爺呀！你保佑俺相公到了京城，千萬別叫他得中；我在家里一天三遍給你燒香，給你上供！

張文生：你这个人是怎么回事？誰家要有赶考的

人，妻子在家都是燒香拜佛，求得丈夫得中；你怎么不叫我得中呢？

郭素珍：你說得中要一年半載才能回來，不得中一兩個月就回家啦；不得中不是回來的快么？

張文生：那我还不如不去！

郭素珍：不去不正好么！

張文生：娘子呀！

（唱）大比之年皇家開選，
為丈夫進京去求官；
不負我頭懸梁來錐刺股，
十年寒窗苦讀詩篇；
我好比明珠要出土，
我好比困龍要离沙灘；
單只等皇榜題名姓，
我牽那快馬揚喜到門前；
到那時。
我的妻解下布裙把絲羅換，
拔去荆釵戴上鳳冠。
坐上八抬花花轎，
吹吹打打好不喜歡！
呼聲妻！
咱分離千里！

快与我拾搭行囊被套和盤川！

郭素珍：你看你說走就走，念在七天夫妻的情腸，有什么知心話也該給俺說說……

張文生：娘子你坐坐！待我看看天色早晚。

（文生出房看天。素珍暗下）

張文生：太陽照西牆，天色尙早。（喊）妹妹快來！

（玉花上）

張玉花：忽听哥哥叫，急忙就來到。哥哥叫我做什么？

張文生：为兄要上京赶考，咱家沒有騾子沒有馬，与窗兒合雇了一輛車，約好天不过午就要登程；只是你嫂嫂苦苦难舍，我要与她話別一时；請妹妹守在門口，等窗兒到來，你要喚我一声！

張玉花：你叫我守在門口，等窗兒到來喚你一声？

張文生：对！

張玉花：俺要綉花，沒空！

張文生：好妹妹！为兄到了京城与你剪身花衣服回來！

張玉花：怎么你到京城給俺剪身花衣服？那还差不离！我說哥哥，你要与嫂嫂好好話別話別！要是你上京赶考去了，她在家哭呀鬧呀，俺可哄不住她！